

微信好友

□王梁

手机响起“叮咚”一声提示音，原来是有人要加我为微信好友。

头像、网名都很陌生，也不见什么招呼、说明之类的片言只语，第一反应——不加！稍一犹豫，出于礼貌，回复了一句：“请问你是谁？”

对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执拗地又一次申请加我好友。

难道是我失联的亲戚朋友？难道有急事？我查看了账号来源，为某一教师读书群，混在这个群里的起码是个读书人，说不定在哪次会议、论坛上曾经见过面、打过招呼的，兴许有事相商相求吧。那就加吧。

我点了确定按钮，不过留了个心眼，设置了自己的朋友圈对方不可见的权限。

可以对话了，对方键入一串字“您好！谢谢！”还缀了两个握手的表情，有礼貌，有温度，只是这份热烈让我觉得有些过度。

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我也发出一个微笑的表情。并快速地查看了下他的朋友圈，都是些日常生活内容，有一长串阅读方面的信息，但也不是广告卖书的，我舒了口气。

对方又发过来两个抱拳的表情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也许要正式说事了吧，我没吭声，静观其变。

果然，他介绍自己是某省某市某县教育局工作人员，前段时间做了个公众号，每天坚持写一篇文章，希望我能关注。

我内心闪过一丝不快，真不习惯这种自我推销的方式。点开他发来的公众号名片，粗略浏览了几篇历史文章，说实话，思想见地、文字功底都比较一般，至少不是我的“菜”，没勾起我的阅读欲望。自己已关注的公众号都看不过来，有些未读信息都达四五百条了，算了，不给自己的微信空间添堵加塞了，不关注！

当然，出于善意，我口是心非地挤出三个字：“好！学习！”并退出了对话框，捧起刚刚读到兴头被打断的书。我想，我跟这位偶遇的网友的短暂交流应该就此结束了吧。

大约过了两三分钟，手机提示音又响起，微信消息来自刚才新加网友：“你还没关注呀”，后面拖了个感叹号，明显是质问的口气，隔着屏幕、隔着千万里我都能感觉到他的失望和生气，好似我很对不起他。

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这位网友，看照片和朋友圈，年纪应该与我相仿，都年届不惑之人，怎么说话行事如此的幼稚。在我之前与之后，他肯定用同样的方式求关注，有些人加了他，有些人懒得理他，甚至还会有人出言不逊，其实都属正常，怎么能强求别人一定要关注他的公众号，是不是还一定得点赞，最好还能打赏几钱银子，他才高兴满意，才对我友好相待、笑脸相迎呢？

除了毫无来由地勉强别人，我其实觉得他还在勉强他自己。为什么非得要每天写一篇文章，他真是文思泉涌、才华横溢、灵感四溅吗？不是，我不敢妄断他每一篇都写得很吃力，但无论如何一天一篇是他自己给自己挖的一个坑，为了这个自我设限，他得冥思苦想、闭门谢客，多半是会影响工作、生活和家庭的，长久以往，一连串的负面问题就会浮现出来，日子都显出神经质来了。这样的资质真能写成一个作家、一个网红、一个知名教育学者来吗？

我没再作任何回应，彼此萍水相逢，还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，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迎合他的心理感受和需要。

我想，过几天将这位临时好友给删了吧。人与人之间有差异，有边界，大家本就不必勉强。

啊？你这吃相，以后嫁出去怎么办呢？但是她的语气多的是嗔怪，并没有什么生气，所以她管她唠叨，我管我吃，甚至我回家晚了，该我的皮蛋和鱼肉还好好地躺在那里，等着入我的胃。

然后我成家，生了孩子，依然在妈妈家蹭饭，依然肆无忌惮地在任何时候上桌吃饭。妈妈笑着说：吃相这么难看，幸好还是养在娘家啊！她说的时候，又把最后一只白蟹留给了我。但是那河鲫鱼的肚子，我却不怎么去挖了，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我们默默地都将它放进了小朋友的饭碗。虾仁炒蛋里的虾仁，夹了两三个也就停了筷子，不是不偏爱，只是忽然发现，我也有了那个特别愿意看着他吃的人。

这才明白，妈妈在成为妈妈之前，大概都是吃相难看的小公主，后来，她成了那个只爱吃鱼头的妈妈。

小时候，吃饭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随意的事，放学回到家，看到桌子上有菜，就赶紧扑上去用手抓个虾吃，或者直接把头埋进盆子里咬一块肉。有时肚子饿了，也不管饭点到没到，只要桌上有菜我就先拿双筷子扒拉，等到正式开饭，好多菜都被我削平了山尖，像是犁过的田。

吃饭的时候也很任性，皮蛋豆腐里的皮蛋，总会被我耐心地一块块挑干净，只留下白白嫩嫩的豆腐在那里唱独角戏。葱烤河鲫鱼里的葱是我的，那两半边没有小骨头的鱼肚子还是我的，好像默认了我的主权似的，我连问都不要问，直接下筷子就是。要是番茄炒鸡蛋，那我的筷子就一直朝着鸡蛋伸过去，把沾着番茄的金黄的炒蛋挑光，剩下一盘血红红的番茄酱。

妈妈总是说：你这样吃菜，叫人家怎么吃



手机

□施群妹

每天傍晚五点半左右，孩子学校会准时发来一条天气预报，真的是比闹钟还准时。但是那天还没到这个点，短信却来了，一看居然不是天气预报，再一看，看得心惊肉跳，内容居然是：请问一下您的孩子，如果有手机上缴政教处的，请您于明天下午三点三十分准时到我办公室领取，过时不候，勿误！如若没有，请忽略此信息，谢谢您的配合。

孩子还没放学到家，我匆忙跑到藏孩子手机的柜子，还好还好，手机安静地躺在那里。说“藏”，是因为开学前班主任老师给每位家长发短信，要求家长管住孩子，不带手机等电子产品来学校。我是再三叮嘱孩子，千万不要偷偷带手机，要玩就等休息日吧。吩咐完，让孩子把手机交给我，我则将它放到一个自认为孩子找不到的地方。

如果是手机被没收了，我们家长该如何面对班主任老师啊？

想到这里，又寻思到，好些孩子自己存下零花钱，还偷偷地自己另外买手机。这个念头一来，后背感觉马上出汗了，孩子不会背着我们也买了一个吧？

门“咣当”一声响，孩子放学回家了。没来得及放下书包就冲进厨房道：“老妈，今天我们班收缴了三十多部手机，明天要家长去向班主任领回了。还好，我没带。”

我看他鼻尖上还冒着汗，心中的石头落了地。

晚饭后，我与先生一道去爬教场山，孩子则在家做作业。路上与他聊到手机的事。他掏出你的手机，打起了电话，然后又放下，然后道：你信不信，孩子现在肯定在家玩手机？我不信，说与他约定了，手机只能在休息日玩。而且，看到老师的短信后，手机已经被我藏好了。

他扬了扬手机说，孩子的手机是开机的状态呢！

我说手机藏起前，用擦眼镜的布特意擦了擦，如果他玩了，肯定会有痕迹的。我倒要看看，他到底是自觉还是不自觉？

这两圈的教场山散步感觉特别漫长，心里老是惦记手机的事。等回家开门，看到孩子安静地坐在自己房间的书桌前，很认真写作业的样子，我在心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。然后，走到客厅柜子前，拿出孩子的手机，在灯光下一照，屏幕上全是手印的痕迹，心里顿时凉了半截。看来，客厅也已经失守，只能转移阵地了。

哪个阵地好呢？寻寻觅觅，最后把它放进了闲置已久的烤箱里。这下应该不会被发现了，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会放手机。

终于等到休息日。孩子如期来要回他的手机，我说请在晚上九点前将手机上缴，不要影响睡觉。孩子一个劲地点头。

到了八点五十分，我催了一次。他戴着耳机，不知是没听见还是假装没听见，反正没理我。

到了九点，我又看了看他，还是没有要缴手机的意思。

我尽管心里堵得慌，但还是忍住了。睡觉前，我将自己的手机放到了餐桌上，看到孩子的手机连着耳机也在桌上。看来，今晚能睡个好觉了。

总第6296期 配图 龚国荣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



叶有所思

吃相

□叶蓉